

当听到“世界之最”“国之瑰宝”“天下奇观”等“骨灰级”形容词都聚焦到临朐县山旺村时，我对家乡的这片热土产生了神秘感、敬畏感，也产生了急切拜谒的渴望感。

当真正有机会与山旺村零距离接触时，激情澎湃的心情倒是归于平淡——县城以东20多公里处的小山村，村后有座小山，其实就是个丘陵，没有奇峰兀石；这村子与周围的山村和谐在一起，并无特别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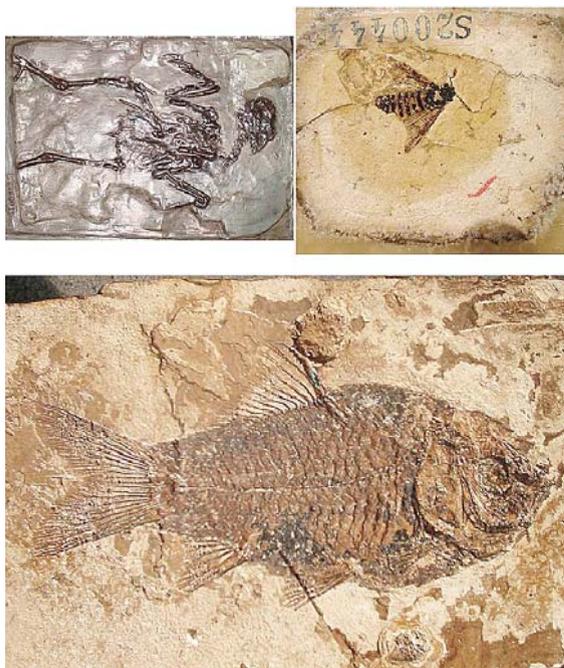
这大概应了“刘禹锡定律”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，山旺村之所以博得世界级名头，成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，就是因为它地下藏有大量的形成于1800万年以前的稀世珍宝古生物化石。

有关部门的阐释颇有点拗口：“这是中国唯一、世界罕见的在中中新世保存完整、门类齐全、具有不可替代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地层古生物化石遗迹”。我在民国《临朐县志·续志》则看到这样一段话：“尧山东麓有巨涧，涧边露出矿物，其质非石非土，平整洁白，层层成片，揭示之，内有黑色花纹，虫者、鱼者、鸟者、山水人物、花卉者不一，其俗名万卷书。”

“万卷书”——我倒觉得俗名实在不俗。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发现，在山旺村东北方圆1.2平方公里的小盆地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硅藻页岩，最深处厚达77米。硅藻页岩质地细腻，颜色灰白，里层极为发达和丰富，1厘米厚的硅藻土竟达四五十层之多，每一层都密布着属种繁多、数量丰富、保存极其完好的古生物化石。因层薄如纸，稍加风化即层层翘起，宛若书页，所以人们就形象地将这里的地层比喻为“万卷书”。

不论当时的修史者有意无意，都堪称功德无量。正是有了“万卷书”的记载和流传，才把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从北京吸引到这里——1935年5月，杨钟健访问齐鲁大学，无意间看到了山旺化石，听说了“万卷书”，便辗转来山旺进行考察，发现了树叶、花、昆虫、蝌蚪、鱼、蛙化石，这也是我国科学家对山旺古生物化石的首次考察。

1936年6月，杨钟健发表了山旺地层古生物的第一篇论文，从而揭开了“万卷书”的第



【行走齐鲁】

山旺化石万卷书

□张传禄

一页，山旺化石从此引入大学课本。

1937年杨钟健再次来山旺，采到了哺乳动物化石，很快发表了论文，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。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纷至沓来，一篇篇关于“万卷书”的文章发表了，山旺化石的意义得到了多角度的阐释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日本侵华战争使山旺化石的开发研究被迫中断，直到1955年人们才继续去挖掘发现。

1959年啮齿类动物化石出土，紧接着发现了野猪的化石。那野猪体型略小，可那

两颗尖锐的獠牙颇长，泛着白光，似乎要将那远古的隐秘照亮。

1977年，一只鸟化石“飞”出来了。这只鸟大如鸡，喙短而粗，头侧视，颈微曲，两翅哗然左右展开，姿态翩然，像是还在过去的时空里振翅飞翔。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将其定名为“山旺山东鸟”，填补了中国第一纪鸟类化石的空白，被誉为“中国第一鸟”。

“万卷书”的神奇魅力，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和关心。1978年，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山旺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；198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“山旺自然保护区”。此后陆续批准设置了“山旺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所”、“山旺国家地质遗址保护区”、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”，“山旺化石博物馆”也在县城落成并对中外游客开放……

人们在这“万卷书”里爬罗剔抉，已经梳理出化石标本30000余件，发现十几个门类700余个属种。植物化石有地上长的，水里生的；动物化石有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走的和爬的，还有水陆两栖生活的。

植物化石中有藻类、苔藓、蕨类、裸子植物、被子植物，其中以植物的枝叶最多，花、果实和种子也保存很完美，还有亚热带的榕树和樟树。鱼化石最多。有的游戏在水里，有的呈现着成群惯游的姿态；两栖类中，那个正处在变化中的青蛙化石，四肢已经出生，尾巴还没有脱掉。那条蜿蜒爬行的蛇，窈窕，舒

缓，优美，举世罕见。

鸟类多栖生活，死后保存下来成为化石的机会很少。山旺硅藻页岩轻薄细腻，为保存鸟类化石提供了有利条件，所以，难于保存的鸟类化石，在这里亦多有发现，已发现的山旺山东鸟、硅藻中华河鸭、硕大临朐鸟以及秀丽杨氏鸟和羽毛化石，证实山旺是中国所知完整鸟化石最丰富的产地。

千姿百态的哺乳动物化石中，有迄今世界上唯一的保存最好的东方祖熊完整骨架，有体形庞大的食肉动物犬熊和豺熊化石，有三角原古鹿化石等。这些标本保存极为完整，就连皮毛、胃中食物都保存了下来。特别是临产古犀牛生物化石，母胎中小犀牛的牙齿、四肢清晰可见。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凤麟看到化石曾禁不住击掌叫好，他说：小犀牛已经生长了八九个月，马上就要临产了，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。

山旺古生物化石种类繁多，且品相完美。这些化石不仅完整地保存了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，就连极细微的昆虫纤毛也留其原貌。如狼蛛的足爪、足毛及腹部的细毛，蜻蜓的翅膀、蝙蝠的翼膜、老鼠的须毛、树叶的细脉，都清晰可辨，皆栩栩如生。甚至连极难成为化石的蝌蚪、蝶蛹和花朵等，都十分完好地保存下来，枫叶等许多化石，还保持了原有的鲜亮色彩。

品读这部“万卷书”，我们可以感受大自然的变化万千。这圆形的火山湖，既无入口，也无出口，看上去静得出奇，内部却在发生剧烈的质变。湖里有大量二氧化硅，使硅藻疯长起来。时间越久，硅藻沉积越多。来湖边饮水的，栖息的，还有那些生活在水里的动物，不断地陷进了硅藻里，与空气隔绝了。日积月累，形成厚厚的硅藻沉积岩。一千多万年前的那次火山爆发，形成的玄武岩，如同黑色的保护神，把这硅藻沉积岩层保护了起来，特殊的条件和环境，造就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。

眼下，这部“万卷书”，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山旺地质公园已经建成——小小盆地的西侧，剥去了土石，理出了硅藻土剖面，这剖面厚达二十多米，硅藻土有千页万页，是一本不见边际、既大且厚的书。

【山东老报刊】

徐望之与《酿造杂志》往事

□滕长富

作为百年企业，历史上孙中山、袁世凯、康有为、张学良等均曾给张裕公司题词奖掖。在它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，一个是张弼士，另外一个则是徐望之。如果说张弼士创办了张裕公司，那么徐望之则挽救、发展了它。寒斋所藏的《酿造杂志》创刊号，就是徐望之之政张裕时创办的我国酿造行业最早的学术期刊。

1931年12月，张裕公司遭遇大火，厂房与其他地面设施焚毁殆尽，直接损失达数百万之巨。为恢复生产，张弼士的后人四处举债筹款，终因债台高垒，不得不把公司抵押给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代管。1934年，作为行长的徐望之正式兼任张裕公司总经理。

徐望之，浙江吴兴人，北大哲学系毕业。接手张裕公司后，为了重振这个摇摇欲坠的民族企业，徐望之四处奔波，通过各种渠道招揽精英。面对国内酿造人才严重匮乏、长久依赖国外专家的窘境，1939年1月1日，徐望之还与朱宝镛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酿造学社，并以酿造学社名义出版一份专业刊物——《酿造杂志》。后人曾梳理过徐望之在任职张裕公司期间厥功至伟的三大贡献，一是打破外国



人的垄断培养自己的酿造师；二是注册了张裕解百纳干红商标；三是创办我国酿造行业最早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。

寒斋所藏这册《酿造杂志》为创刊号，1939年1月1日出版，季刊，16开本，新闻纸印刷。全书56页，计21篇文章。杂志名字为疆恕题写，封面以葡萄与酒杯组成图案，封二是张裕白兰地广告漫画，封三为杂志版权页，封底是烟台啤酒广告。徐望之在发刊词中说：“中国之酿造，夏禹时已有之，然数千年来从未引用科学方法加以管理，如我国酿酒酵母，为他国学者发现者已有百余种，而我则寂然无闻也！今为亡羊补牢之计，惟有访求酿造人才，先从研究学术入手作忠实之宣传。俾国人真有真确之认识，是刊行酿造杂志，实为刻不容缓之图”。

《酿造杂志》分为“插图”、“论著”、“研究”、“调查”、“附录”等部分。其中“插图”，刊载有发酵学“鼻祖”路易巴斯德与“啤酒神”康摩斯肖像。“论著”、“研究”分别载朱梅、孙衡、冰轮等人撰写的葡萄酒与啤酒工艺研究文章及张裕公司概况等。“统计”部分，载有贝庸写的《国内酒类产量统计》、孙衡《1935年世界葡萄酒产量》。“调查”部分刊载一篇《镇江醋之调查》，这是在该期杂志上唯一一篇酿酒以外的研究文章，这篇文章的作者金培松是我国发酵工业的先驱。“附录”中则刊载有《中国酿造学社简章》与《酿造学社编辑部征文启事》。

虽然《酿造杂志》的通联与发行地址均在上海，但实际上这个静安寺路20号，只不过是张裕公司的一个销售和联络处，或者说是对外窗口，而真正的酿造学社与杂志编辑部是在烟台。那为何要把刊物与学社挂在静安寺路20号呢？笔者觉得有几种因素，其一，当时外国客商、使领馆与国内商业巨头多云集于上海。其二，上海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，当时著名的《申报》、《良友》、《新闻报》等各类报刊众多。其三，上海是人才往来、精英出没之地，酿造专家朱梅、朱宝镛正是徐望之通过媒介接洽而招揽来的。对于百废待兴、急于拓展和扩大营销网络的张裕公司来说，上海无疑是首选理想之地。

1941年，日军撕下伪装霸占张裕公司，同年4月《酿造杂志》出版至第7期被迫停刊。面对身陷囹圄的张裕公司，徐望之只能是望洋兴叹，纵有万般不舍，最终还是抱憾登上南下的渡轮。

【老照片】

给红旗歌舞团献花

□黄杏林

翻看老照片时，惊喜地发现了一张泛黄的8人合影，牵出记忆深处尘封了60多年的往事。

1954年春，我在济南育英中学上初一，盛名远扬的苏联红旗歌舞团来济访问演出，我们20多名同学被选中去火车站欢迎献花。培训老师特意叮嘱，献花前先用俄语说“您好”，献花后再用俄语说“再见”。男同学上身穿白衬衣、毛背心，女同学头扎蝴蝶结，上身穿红毛衣，男女一律佩戴红领巾。在学校试装时，老师给我们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（前排左一为作者）。

到了献花那一天，我们化了妆，喜气洋洋地列队站在站台上，每人发一束鲜花。那时欢庆场面用的都是纸花，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束鲜花，说明接待的规格很高。那捧花插组得很漂亮，其中还有一枝盛开的法国梧桐花，紫色，香甜，印象很深。火车快要进站时，领队阿姨拿着香水，挨个给我们前后身地喷洒，据说这是表示尊重苏联人民的习俗。

火车进站了，我们的心也随着车轮的节奏咚咚地跳。车刚停，领队阿姨把我和另一位同学拉到前边，让她给歌舞团团长献花，让我给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献花。幸亏我脑子来了个急转弯，没用俄语，改用普通话说说了“您好”，冯书记非常和蔼可亲地问候和答谢。我献完花，便站在一边看着伙伴们给身着笔挺军装的苏联团员们逐一献花。

欢迎仪式结束后，领队说邀请我们第二天去体育场观看苏联红旗歌舞团的演出。我们高兴得都跳起来了，这可能是对我们献花使者的嘉奖吧！

